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作者自传体小说

儿子与情人

[英]D.H.劳伦斯 / 著

季益水 /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Shejie Wenxue Mingzhu Baoku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作者自传体小说

儿子与情人

[英]D.H.劳伦斯 / 著

季益水 /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儿子与情人 / [英]D. H. 劳伦斯(Lawrence, D. H.)著;
季益水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5.10

ISBN 7-5396-2648-8

I.儿… II.①劳…②季… III.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6546 号

儿子与情人

[英]D. H. 劳伦斯 著 季益水 译

责任编辑:刘 哲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网 址:www.awpub.com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合肥晓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5.25

字 数:380,000

印 数:6000

版 次: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2648-8

定 价:21.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世界文学名著以其优美的文字、丰富的艺术表现及所展现的广阔的社会现实和深刻的思想内涵,长期以来一直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世界文学名著的阅读,对人们了解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与审美情趣,对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完善健全的人格,培养深厚的人文精神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推出了这套插图本《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插图本《世界文学名著宝库》虽然冠以“世界文学”,但其选目却仅为外国文学作品。本社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外国文学出版,拥有相当一批国内著名的译作者。特别是外国文学名著的出版,日积月累,渐有所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品格,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厚爱。本丛书的编选,参考了国家教育部制定的语文课程标准课外阅读推荐书目,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范围;所选作品多为本社积累的名家名译;为增加阅读趣味,所选作品都配有精美的插图。

本社将更进一步贴近新老读者,力求本丛书涵盖广泛、遴选严谨、编校细致、制作精良,以便于读者阅读、收藏;本社也期望新老读者关心本丛书,不断提出好的建议,以便更好地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

安徽文艺出版社

译者的话

《儿子与情人》是英国现代主义作家 D.H. 劳伦斯的一部自传体小说。据说作者先给本书取名为“保罗·莫莱尔”，后因作者的女友提醒其作品中的恋母情结，遂更名为“儿子与情人”。劳伦斯本人就是作品中的主人公——保罗·莫莱尔的原型。

劳伦斯于十九世纪末出生在诺丁汉的一个煤矿工人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大老粗”，而母亲则曾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他的母亲，因为一时心血来潮嫁给了他父亲。不久，夫妻双方的反差渐渐凸现出来。他的母亲曾希望按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生活方式来改造丈夫，结果却事与愿违：非但未能将丈夫改造过来，反而使他变得与自己格格不入——嗜酒如命，脾气暴躁。婚前的幻想和婚后的失望使得她逐渐放弃了改造丈夫的企图，转而将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将全部的精力用在对儿子的培养上。在母亲的激励和熏陶下，劳伦斯对文学、艺术等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立志干出点名堂来。这对于出身卑微，而且远离主流文学圈子的劳伦斯而言，难度可想而知。

然而，恰恰因为劳伦斯的出身，使他有机会接触到社会的最低层。凭着敏锐的洞察力，他看出了表面繁荣的资本主义工业给自然环境和人类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美丽的自然环境遭到破坏；人们沦为机器的奴隶，过着机械单调

的生活。这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他母亲改造父亲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的必然性。沉重的体力劳动,艰苦的工作环境,加上收入没有保障,迫使多数矿工走上酗酒、打老婆的道路,劳伦斯的父亲也不例外。这样,家庭中夫妻和父子关系的愈加紧张化便成为了情理中的事情。

劳伦斯的母亲是个意志和信念都很坚强的女人。虽然婚后不久就遭到了幻灭的打击,她却并没有退却或逃避,而是勇敢地承担起了自己的职责,尽着自己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职责。她虽然并未能够成功地改造好自己的丈夫,却不懈地按照自己的心意培养着子女。她竭尽所能地让子女们接受教育,希望他们能够出人头地,脱离“大老粗”从事的体力劳动行业。由于子女们所受到的教育,他们不约而同地和母亲结成了反对和鄙视父亲的统一阵线。从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出,劳伦斯对父亲实际上存在着一些偏见,也许是因为他并不真正了解矿工生活的缘故,也许有“恋母情结”在作祟。

劳伦斯的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涉及两性关系,本书亦不例外。在二十世纪现代化的进程中,两性关系变得复杂了,封建社会时期的那种平民对平民、贵族找贵族的婚姻模式已不复存在。现代社会生活增加了人际交往的机会,也增加了选择性伴侣的机遇,同时,婚姻的稳定性却在降低。如何处理好现代社会中的男女关系,是劳伦斯作品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部作品中,劳伦斯并没有为读者提供应该如何处理两性关系的法则,却为读者列举了四种不成功的两性关系的案例:1. 莫莱尔夫妇;2. 威廉和吉普;3. 保罗和米雪儿;4. 保罗和克拉拉。

莫莱尔夫妇的婚姻裂痕由来已久,却始终没有彻底破

裂。虽然夫妇双方都按照自己的意愿成功地培育了自己的子女,使他们走上了各自所希望的道路。与此同时,她的丈夫变成了一个和这个家庭格格不入的“边缘人”。这既是莫莱尔的悲剧,也是莫莱尔太太自己的悲剧。究其原因,根源还在于两人不同的出身和所接受的教育。读者或许会打上这样一个问号:如果莫莱尔太太不那么顾及孩子,不那么坚定地恪守自己的义务,结局又会是怎样一种呢?

威廉的悲剧较有代表性。这是当时英国来到大都市的外地人——特别是乡下人的普遍遭遇。一方面,他们千方百计地想融入上流社会;另一方面,他们的才华也颇受城里人的赏识。但是,城里人对外乡人骨子里的那种蔑视,和乡下人的自卑感使他们往往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去跻身主流社会。不难想像,即使威廉没有病死在伦敦,并且和吉普最终得以结合,其婚后的命运也是不幸的。

在作品中,保罗的两性交往经历是作者想着力阐释的。他和米雪儿长期保持着近于柏拉图式的、纯洁的爱情关系,虽然两人后来也发生了性关系,但是米雪儿笃信宗教,而且满脑子不切实际的浪漫念头都给他俩的交往戴上了沉重的十字架,使得他们无法正常地恋爱,并保持两人之间的恋人关系。于是,保罗转而去接近克拉拉——一个和丈夫分居的已婚妇女,从她那里寻求性爱的刺激,以满足年轻人的正常性爱要求。然而,这种肤浅的性爱由于缺乏心灵的融会,难免走上一条从新鲜到乏味、再到厌倦的不欢而散之路。究竟应该如何处理两性关系,作者并没有给出答案,而是让读者自己去揣摩。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许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

译者自觉才疏学浅,虽倾尽全力,仍感难如人意。错讹

之处,在所难免,尚望学界高人不吝赐教。

在翻译此书过程中,译者曾得到安徽大学陈正发教授的热情帮助和指点,在此特表示诚挚的谢意。

季益水

2004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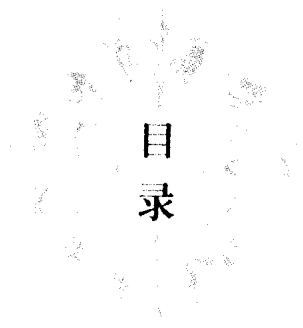
目录

David and Goliath

译者的话..... 季益水

第一部

- 第一章 莫莱尔夫妇早期的婚姻生活 / 3
- 第二章 保罗呱呱坠地, 夫妻重新开战 / 30
- 第三章 爱的迁移: 从丈夫到儿子 / 50
- 第四章 保罗的幼年生活 / 64
- 第五章 保罗初涉人生路 / 92
- 第六章 死神上门 / 126



目 录

Shijie Huanyuan mingzhu Backa

第 二 部

- 第 七 章 青梅竹马的爱情 / 159
- 第 八 章 爱的煎熬 / 200
- 第 九 章 米雪儿受挫 / 242
- 第 十 章 克拉拉 / 283
- 第 十 一 章 试探米雪儿 / 312
- 第 十 二 章 燃烧的激情 / 339
- 第 十 三 章 情敌相见,分外眼红 / 385
- 第 十 四 章 脱离苦海 / 430
- 第 十 五 章 被遗弃者 / 465

第一部

第一章

莫莱尔夫妇早期的婚姻生活

“凹盆底”的前身叫做“地狱屯”。地狱屯是依青山巷的山涧旁搭建的生活区。那是一些鼓肚子墙壁的草顶工房，矿工们就住在这些工房里。这里距离他们挖煤的小煤矿约有一箭之地。掩映在赤杨林下面的山涧几乎丝毫没有遭到煤粉尘的污染。几头毛驴围着卷扬机，踏着沉重的步履，一圈又一圈地牵引着卷扬机，把矿工们挖出来的煤提升到地面。这一带乡下到处都有这样的小煤矿。其中有些早在查理二世时期就开采了。几个工人，外加几头毛驴，蝼蚁似的往地底下挖。在农田和牧场之间堆起一座座古怪的鼓堆子，留下一摊摊黑印迹。矿工们的茅草屋，或连成一片，或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连同教区上零散的农舍和织袜工的草屋，构成了贝斯特伍德村。

然而，大约在六十年前，情况发生了突变。资本家们开的大矿挤垮了小煤矿。诺丁汉郡和德比郡相继发现了煤田和铁矿。卡尔斯顿·维特公司随即宣告成立。帕尔莫斯顿勋爵在一片欢呼声中，为该公司第一座矿井主持了隆重的开工典礼。会场设在谢伍德森林边的斯宾尼林园。

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候，一场大火夷平了多年来臭名远播的“地狱屯”，同时涤荡了街中的其他污秽。

卡尔斯顿·维特公司幸运地发现他们刚巧采到了矿脉上。于是，沿着流经塞尔比和纳妥尔山涧的河谷，一路开掘新矿。很快就有六座矿井相继投产。铁路也从山林间砂岩上方的纳妥尔修了起来，经过加尔都西会修道院的废墟和罗宾汉之泉，下行至斯宾尼林园，修到一座建在农田之间的大矿——明顿；从明顿起，穿过山坡上的农田，铁路又修到了邦克山，并从此岔开，一路北行，分别来到贝加里和塞

尔比。在塞尔比人们可以眺望到克里齐和德比郡起伏的山峦。六座矿山犹如铆在乡下的黑色钉子，铁路则像是一条精细的环链，把矿山连在了一起。

为了安顿大批矿工，卡尔斯顿·维特公司在贝斯特伍德山坡上盖起了大片四四方方的、人称“方阵”的住宅群。尔后又在山涧谷中，也就是地狱屯的原址上，修建了“凹盆底”。

“凹盆底”由六个矿工住宅群组成，分成两排，看上去像是多米诺骨牌上的点。每个住宅群有十二座房子。这两排住宅群坐落在相当陡峭的贝斯特伍德山坡脚下，从阁楼的窗口望出去，至少能够看得到通向塞尔比平缓的山谷。

房子本身倒结实，也很气派。人们可以在房屋四周转转，观赏到前院里种植的细小的熊耳朵花，以及坡底住宅群阴影中的虎耳草，或是上层住宅群阳光下的瞿麦花和石竹；还能看到家家整洁的前窗、狭小的门廊、低矮的女贞树篱，以及阁楼的天窗。然而，那只是外在的景象，是所有矿工妻子不安排住人的客厅以外的景象。用做生活间的厨房位于房子的后侧，在住宅群之间面朝内，正对着蒺藜丛生的后院和院尽头的垃圾坑。在两排住宅群和成排的垃圾坑之间形成了一条巷道。孩子们在这里玩耍；女人们在此说长道短；男人们在这里抽烟。不难看出，虽然房子造得坚固而且体面，“凹盆底”的居住条件实际上相当别扭。因为人们必须把厨房作为生活空间，而厨房偏偏正冲着一大溜恶心人的垃圾坑。

莫莱尔太太从贝斯特伍德搬下来的时候并不想马上搬进“凹盆底”。因为那里的房子毕竟是已经有十二年的老房子，况且又是在下坡道上。不过，搬进去是她的最佳选择。况且，在上排住宅群的尽头，她还有一处只和另外一家为邻的住房，坐落在一溜园地的另一边。由于有了这么一处边角的房子，使得她和那些夹居在多家“之间”的女人相比，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优越感。其次，她交的房租也不是一般人家的区区每周五个先令，而是五先令六便士。但是，这种地位上的优越对莫莱尔太太却根本起不到多少安慰作用。

她三十一岁，结婚八年了，虽然身材娇小玲珑，却有着坚毅的性

格，只是最初和“凹盆底”的女人们接触时有点拘谨。七月里，她搬了下来，到九月份她的第三个孩子就要出生了。

她的丈夫是个矿工。他们搬进新家才三个星期就逢上了教区的节日，那是个逢集市的日子。她知道莫莱尔肯定要痛痛快快地放松一天。星期一，也就是集市日那天，他一大早就出了家门。两个孩子也异常兴奋。七岁的威廉一吃完早餐就拔腿向集市跑去，在集市上到处转悠。留下五岁的妹妹安妮哼唧了一上午，嚷着也要去。莫莱尔太太独自照料着家中的一切。因为和邻居们还不太熟悉，不知道可以把女儿托给谁照看，只好答应女儿午饭后带她去集市逛逛。

威廉十二点半时回到了家里。这是个很好动的小子，金发，脸上有雀斑，有一种丹麦人或是挪威人的气质。

“妈，可以吃午饭了吗？”他戴着帽子一头闯进家门，大声问道。“因为一点半就开演了，那个人就是这么说的。”

“一做好就让你吃。”母亲回答道。

“还没好啊？”他嚷道，一双蓝眼睛气呼呼地瞪着母亲，“那我就不吃了。”

“那可不行！五分钟就好了。这不才十二点半嘛。”

“就要开演了！”孩子带着哭腔嚷道。

“就算开演了，你也死不了！”母亲生气了，“再说，这才十二点半，还有整整一小时呢。”

小家伙迫不及待地开始摆放餐具。不一会儿一家三口就坐在了桌前。吃到布丁和果酱时，威廉突然一骨碌跳起来，一动不动地静静站着。这时，不远处传来了哨子声和旋转木马启动时发出的吱吱嘎嘎声。他眼睛盯着母亲，脸蛋儿微微地颤动着。

“早就跟你说迟了！”他一边说，一边跑向柜子去取他的帽子。

“带上你的布丁——才一点五份呢，怪你自己记错了时间——你忘了带上你的两便士钱了。”母亲一口气说了一大套。

儿子十分沮丧地回来取他的两便士，接着就一言不发地出去了。

“我也去，我也去！”安妮哭了起来。

“好吧，你也去！带上你这个哼哼唧唧、唧唧歪歪的小喇叭！”母

亲没好气地说。

下午，她带着女儿，迈着疲劳的脚步，借着高高的树篱下的树阴，爬上了山顶。放眼望去，田里的麦秸已经拉走，牛儿在田间安闲地啃着麦茬，呈现出一派温暖祥和的气象。

莫莱尔太太并不喜欢这种集市活动。集市上有两套旋转木马：一套由蒸汽机推动，另一套由一匹马驹牵引。三架风琴发出咯吱咯吱的乐音，时而听到手枪的射击声，卖椰子人近于凄厉的叫卖声；时而听到莎莉姑妈在投棍游戏^①摊上的吆喝声；还有招呼人们窥视西洋景（黄色图片）的女班主的吆喝声。她注意到儿子正站在雄狮华莱士表演戏班的摊位前，聚精会神地看着这只大名鼎鼎的狮子的图片。它曾咬死过一个黑人，另外还给两个白人留下了终身残疾。她没去惊动他，而是去给安妮买了一捧太妃糖。一眨眼工夫，儿子却站在她的面前，激动得不得了。

“你根本没说你也来——好玩的地点好多吧？——那个狮子咬死过三个人——我的两便士花掉了——看这。”

他从衣兜里掏出两个上面印有粉红色蔷薇的蛋杯。

“我从那边那个摊子赢来的。你要把石蛋子认（扔）进洞里才行。我投了两下就得了两个——一便士一投——上头有蔷薇花，瞧这儿。我要的就是这。”

她知道这是他专为她赢的。

“啊！真漂亮！”她夸道，心里美滋滋的。

“你来拿着好吧？一（因）为我怕把它们打乱（烂）了。”

看到妈妈也来了，他激动得领着她在集市上到处转悠，向她介绍这、介绍那。看西洋景的时候，她绘声绘色地给儿子讲解那些图片，把小家伙听得目瞪口呆，再也不肯离开她。他始终不离母亲左右，浑身透着男孩子对母亲的自豪感。因为在集市上没有一个女人像他的妈妈那样，带着一顶别致的黑帽子，穿着披风，遇到认识的女人就微笑致意，显出一种女士风度。后来她实在累了，便对儿子说：

^① 投棍游戏：一种向木偶口中投石子或棍子的游戏，投中者有奖。

“哎，你想现在就走还是过会儿？”

“这么早你就走啦？”他嘟囔着，一脸的不高兴。

“早什么？都四点半了，我有数。”

“你这么早回家干吗？”他恋恋不舍地说。

“要是不想回家就别跟着。”

于是，她带着女儿慢慢地往回走去，儿子站在原地眼巴巴地望着她，心里十二分的不情愿让妈妈离去，却又舍不得就此离开集市。经过“星月酒吧”前的空地时，她听到男人们的嚷嚷声，还闻到一股啤酒味儿，心里想：说不定丈夫就在里面，不觉稍稍加快了脚步。

大约六点半的样子，儿子终于玩累了，回家了。他的面色苍白，有点脏兮兮的。因为没有陪妈妈一道回家，他心里感到难过，虽然他并没有意识到。自从妈妈离开后，他就再也没有什么兴致玩了。

“爸爸回来了吗？”他问道。

“还没有呢。”母亲回答说。

“他在‘星月’帮手呢。我从窗户铁皮上面的一个洞看见他了，袖子卷得好高。”

“哼！”母亲立刻叫了出来，“他又没钱了。也不管人家给多给少，只要肯让他喝就心满意足了。”

天色渐渐暗下去，莫太太再也缝不下去了。于是，她起身来到门口。到处是一派喧闹声，充斥着节日的躁动。她听着听着，自己也受了感染，只身来到住房边侧的花园。女人们正从集市上陆续回家，一群孩子搂着一只腿染成绿色的白羊，也许是只木马吧？偶尔会有一个男人东倒西歪地走过，看样子已经灌得再也装不下了。有时也会有个把好男人和家人一道静静走过。不过，大都是只有女人和孩子走在一起。暮色越来越深，待在家里的妇女们仍然站在巷道的拐角处聊天，她们戴着白色的围裙，抱着胳膊。

莫太太虽然独自一人待着，但她已经习以为常了。此时，儿子和小女儿都在楼上睡着呢，这使她有一种拥有一个稳定的家的感觉。然而，即将降生的孩子却不免让她犯愁。生活似乎已经变得单调乏味，至少在威廉长大前不会改变，只能是死水微澜。就她自己而言，